

小說月報叢刊第二十一種

熊獵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

熊一冊

每册定價大洋壹角
(外埠酌加運費隨費)

發行者商務印書館
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商務印書館

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
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
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

獵 熊

1924

目次

熊獵·····	託爾斯泰著·孫伏園譯(一)
祈禱·····	託爾斯泰著·鄧演存譯(二〇)
賊·····	杜思退益夫斯基著·陳大悲譯(三五)

熊獵

俄國託爾斯泰著

孫伏園譯

「這裏敘述的一段冒險，是託爾斯泰在一八五八年親身遇着的。二十餘年以後，因為慈善主義的見地，他捨棄了打獵了。」

我們遠行去獵熊。我的同伴射中了一隻熊，但只是給他一個皮傷。雪上面有血的痕跡，熊卻跑去了。

我們大家在樹林中聚集，決定我們是否該跑去追那隻熊，還是等待兩三天待他再安靜下去罷。我們問農人逐熊者今天能獵住那隻熊麼。

「不，不能的，」一個老的逐熊者說，「你須得讓熊安靜下去。五天之內，去圍住他一定可以；但倘若你們跑到去追他，你們只是把他嚇走，而且他不再靜下了。」

但是一個少年逐熊者便和老人爭論，說此剷圍住那熊是一定可以的。

「像這樣的雪地上，」他說，「他一定不走遠，因為他是一隻肥的熊。將晚以前他一定出來；或者，倘他不出來，我可以穿著雪鞋追上他。」

我的同伴反對追趕那熊，並且勸告等待。但是我說：

「我們不必爭論。你隨你的便，但我和達米揚要追他蹤跡去。倘我們把熊圍住，總是好的了。即使不然，我們也不失掉什麼。時候還早，今天我們沒有別的事可做。」

這事就如此解決了。

別人都走上雪車，回到村裏去了。達米揚和我取了一點麵包，留在樹林後面。他們全離開了我們的時候，達米揚和我檢查了我們的槍，撒起我們暖外套的衣裾在帶裏面，我們跟了熊的蹤跡動身走了。

天氣很好，有霜而且無風；可是穿雪鞋走路是不容易的事。雪深而且軟；這在樹林中還是完全沒有凝結，昨天新雪又下來了，所以我們的雪鞋入雪五六寸深，有時還不止五六寸。

差一段路，熊的足跡可以看出，而且我們能看見他怎樣去；他走的時候，有時把他的肚子深入雪內，連雪都耕開了。當初，在大樹底下，我們看住他的蹤跡；但當他轉入小棕樹叢的時候，達米揚停住了。

「現在我們不要再趕了，」他說。「他也許停在此處附近。你從雪裏可以看出他曾經蹲着的。讓我們離開足跡，圍繞過去；但我們必須寂靜。不要叫喊，也不要咳嗽，否則我們要驚走他的。」

所以我們離開足跡，轉向左邊走去。但是我們走了大約一百五十丈的樣子，右邊前面又有熊的足跡了。我們跟了足跡走去，這足跡引我們出了路上。我們停

在那裏，考察熊往那一條路上走。這裏那裏，都印了熊的腳爪和一切，而這裏那裏，又有農人樹皮鞋的印。熊已明明往村裏跑去了。

我們走這條路的時候，達米揚說：

「此刻考察這路是沒用的。我們應該從旁邊采雪的印裏，看他從那裏轉彎，往左還是往右。他總有一處地方轉彎的，因為一定不會到村上去的。」

我們沿路上去，走了三里光景，我們當頭看見那熊離了路轉過彎去的足跡。我們尋察了，何等奇怪呵！這的確是一隻熊的足跡，但不從路上到樹林去，卻從樹林到路上來，足跡是向着路來的。

「這一定是另外一隻熊，」我說。

達米揚看着這腳，想了一回。

「不，」他說。「同是這一隻。他是玩着把戲，離了路往後走了。」

我們跟了足跡，看出這果真如此，那熊往後倒退了幾步，然後在一株棕樹後面繞了一個彎，一直往前去了。達米揚停住了說：

「那麼，我們確信可以圍住他了。前面有一個窪地，他一定伏在那里呢。讓我們兜過去。」

我們便兜我們的圈子，經過一叢榛林。這時候我倦極了，而且更難以進行了。有時候我溜在一叢杜松上面，抓住我的雪鞋一株小棕樹在我的腳中開了，或者因為沒有經驗，我的雪鞋滑落了；我於是走到藏在雪中的一段木頭上，我疲憊極了，滲透了汗，我便脫下了我的皮外套。這時候達米揚在雪上走，像坐在船裏一般，他的雪鞋自然的運動，永不抓住什麼東西，也不滑落。他甚至取了我的皮襖枕在他的肩上，還是慫恿我上去。

我們又上去了六七里，來到窪地的那一邊。我逡巡在後面。我的雪鞋只是陷

落，我的脚步也搖擺了。達米揚在我的前面，忽然停住了，而且搖他的臂膊。我趕上他時，他俯着身子，用手指點，并且密語道：

「你不看見那鴿子在叢樹上弄舌麼？他從遠處嗅着熊氣，那一定是熊所在的地方。」

我們轉變又走了二里模樣，即刻我們又走到舊足跡了。所以我們已經正繞轉了那隻熊，他此刻已在我們所走過的足跡的裏面了。我們停止，我便除下了我的帽，又解了我的一切衣服。我是這樣的熱，如在蒸汽浴中，而且又這樣的溼，如落水的老鼠。達米揚也熱極了，用袖子揩他的面孔。

「好了，先生，」他說，「我們已經做了我們的事，現在我們應該有一個休息了。」

晚間的光亮，已經穿過樹林，現出紅色來了。我們脫下雪鞋，便在雪鞋的上面

坐下，從袋子裏拿出一點麵包和鹽來。我先喫了一點雪，然後再喫了一點麵包；而他的味道這樣好，使我想着我一生從沒有喫過這樣的一點麵包。我們坐在那裏休息，一直到了薄暮，然後我問達米揚這裏離村莊有多少遠。

「是的，」他說。「這大約有二十五里。我們今天夜裏一定要趕到村莊的，但是此刻我們必須休息。穿上你的皮外套，先生，否則你要受寒的。」

達米揚把雪弄平了，又折了幾支棕枝，做成一個棕枝的眠床。我們並排的臥倒，把我們的頭擱在我們的臂上。我並不記得我是怎樣睡着的。過了兩點鐘醒來，聽見有些劈拍作聲的東西。

我睡得這樣熟，我不知道我在那裏。我四周一看，何等奇怪啊！我在一種廳的裏頭，統體白而且亮，且有光亮的廊柱，而我往上看時，看見透過雅緻的白色的窗格，有一個天花板，烏鴉一般的黑，又用有光有色的東西點染過的。後來我看了好

一晌，我記起我是在樹林裏，而且我看作一個廳和柱子的，是用雪和霜包過的樹，那有色的光亮，是星在樹枝間閃爍。

夜間霜已凝結了；所有樹枝滿結了霜，達米揚也被霜蓋着，我的皮襖上也是霜，而且還有霜從樹上掉下。我叫醒了達米揚；我們穿上我們的雪鞋，便動身了。樹林中非常寂靜。一點沒有聲音可以聽到，除了我們的雪鞋踏過冰凍的樹的聲；更除了間或一株樹爲霜寒所襲，使全樹林發出回響。只有一次我們聽到一應活物的聲音。有些東西沙沙然的行近我們，後來又衝去了。我覺得這的確是熊，但當我們走到發聲的地點的時候，我們看出野兔的足跡，而且見幾株小白的楊樹皮咬過了。我們將幾隻野兔驚走了，正當他們喫食的時候。

我們出去到了路上，沿路過去，拖着我們的雪鞋在後面。現在是很容易走了。我們的雪鞋，從難行的路的這邊到那邊在我們後面滑着的時候，毫無的作聲。

在我們的靴底下刺刺的響，而寒霜凝在我們的臉上，像汗毛一般。從樹枝間看過，星似乎對我們跑過來，忽而閃爍，忽而消滅，好像全天都在運動。

我看出我的同伴睡着了，但是叫他醒來，並且同他說我們已經怎樣的繞轉了這熊。將明天聚集打熊隊的事告訴了我們的乘農人以後，我們喫了晚飯，以倒便睡着了。

我是這樣的疲憊，倘我的同伴不來叫醒我，我一直會睡到正午。我跳起來，看見他已經穿了衣服，正在那裏整理他的鋪。

「看米揚那裏去了？」我說。

「早在樹林中了。他已經走轉了你所走的路，又跑回來，現在他去看打熊隊去了。」

我洗着，穿衣服，裝好了我的看，然後我們走進雪車，動身了。

嚴霜還是繼續。這時極靜，而且太陽也不見。我們頭上有濃霧，而霜仍然包滿了各種東西。

沿路過了大約六里模樣以後，我們快到樹林，我們看見一朵煙雲從一個洞中起來，即刻會見了一羣農人，有男的有女的，手裏都拿着棍棒。

我們出去走到他們那裏。男人們坐在那裏烘白薯，并且對女人們談笑。

達米揚也在那裏，當我們走到的時候，人們都立起來，達米揚領了他們，住我們昨天所走的圈子裏去。他們單行的過去，男的女的，一起三十人。雪有這樣深，我們只能看見他們的上半身。他們回進樹林，我和我的朋友跟着他們。

雖然他們踏了一條路，行走還是爲難，但也不容易跌倒；因爲這正像走在兩道雪的牆壁的中間。

我們走了這條路大約一里半，這時候我們立刻看見達米揚正從另一個方

向走來——穿着雪鞋跑向我們，暗示我們跟了他去。我們對着他跑去，他指點我們立在什麼地方。我站在我的地方，四面觀看。

我的右邊都是高的縱樹，樹幹的中間我可以看見好一段路，我在樹後正可看見，彷彿一顆黑點，是一個打熊的人。我的前面是一叢小棕樹，像人一般的高，樹枝垂下去，又滿黏住了雪。一條滿包着雪的路，穿過了這個矮樹，一直引我到立着的地方。叢林伸展開去到我的右面。終於一塊小的空地，這裏我能看見達米特安置我的同伴。

我檢查了我的兩支鎗，又思量我立在什麼地方纔好。我的三步以後，就是一株高的縱樹。

「這是我立的地方了，」我想，「那麼我可以把我的第二支鎗斜倚在樹上。」於是我向著樹過去，每步踏入雪裏，一直沒到我的膝踝。我把雪踏平，收拾了三尺

見方的一塊地方，立着。一支鎗我拿在手裏；還有一支預備放的，我把他斜倚樹旁，然後我拔出了卻又插進我的劍，使在要用的時候我一定最容易抽他出來。

我剛剛做完了這些預備，我聽得達米揚在樹林中叫喊：

「他起來了他起來了！」

達米揚一叫，繞着園子的那班農人也立刻都用各人不同的聲音回叫。

「起來，起來，起來！噠！噠！噠！」男人們叫喊。

「噠！噠！噠！」婦人們用高的清脆的聲調叫喊着。

熊在園子裏邊，當達米揚趕他出來的時候，那班人都圍繞了不住的叫喊，只有我和我的同伴一聲不響一動不動的立着，等熊向着我們這邊來。我立噴注視而且靜聽的時候，我的心很猛烈的跳。我抖着緊緊的握着我的鎗。

「現在，」我想，「他一定驟然來的。我將要瞄準，放射，他將跌倒——」

忽然間，同我只差了一點路，我聽到有些東西往我的左邊跌在雪上。我在高的棕樹中間看去，五十步以外，樹幹後面，見有個又大又黑的東西。我把鎗擡準了，等着，心裏想：

「他不會再近來一點麼？」

我等着時，我看見他搖動他的耳朵，轉身回去了；這時候我看見他的外形的全體的一閃。他是一隻巨大的獸。我刺激之下，我放鎗了，而聽得我的彈子打在一株樹上。我從煙霧中看見我的熊進入圈子，在樹林中不見了。

「好了，」我想。「我的機會失去了。他不會再回到我這裏來的了。或者我的同伴能够打中，或者他將逃出打熊者獵外去了。無論如何他不會再給我別的機會的了。」

可是我再裝好我的鎗，再立了靜聽。農人們都圍着叫喊，但是我的同伴立着